

陆机研究

杨秀英 著



陆机研究

杨秀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董方宰庠藏之館上各有楊
定梁焦林侍郎家曾摹刻
得觀於梁氏記入墨緣彙
周珍藏印則此帖旋歸安氏可知至由安氏以入內府
其年月乃不可悉乾隆丁酉成親王以孝聖憲皇后
遺賜得之遂以詒晉名齋集中有一跋二詩紀之嗣傳
於月勒載治改題為松晉齋同先間轉入恭親王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机研究 / 杨秀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161 - 6498 - 3

I. ①陆… II. ①杨… III. ①陆机(261 ~ 303)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65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 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陆机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概况	(2)
第二节 《文赋》研究概况	(5)
第一章 陆机的家世与生平	(10)
第一节 显赫的家世	(10)
第二节 生平考辨	(14)
第二章 陆机的思想性格述论	(26)
第一节 出众的才华与耿介的性格	(26)
第二节 儒家思想	(32)
第三节 老庄与玄学思想	(36)
第三章 陆机的拟古诗	(43)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拟作之风	(43)
第二节 陆机的拟古之作	(52)
第三节 陆机创作拟古诗的动机	(62)
第四节 如何看待陆机作品的拟古倾向	(66)
第四章 陆机的拟乐府与乐府诗	(72)
第一节 拟乐府诗	(72)
第二节 其他乐府诗	(89)
第三节 陆机所作乐府诗与古乐府的关系	(93)
第四节 陆机拟乐府诗分析	(95)

第五节 陆机拟乐府诗的特点	(97)
第六节 如何评价陆机的乐府诗	(106)
第七节 论钟嵘《诗品》陆诗源出曹植说	(109)
第五章 陆机的挽歌诗	(118)
第一节 挽歌的起源和发展	(118)
第二节 中古时期挽歌盛行的时代背景	(120)
第三节 陆机挽歌诗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122)
第六章 陆机的五言诗和四言诗	(132)
第一节 行旅诗	(132)
第二节 两首赠答诗反映的审美倾向	(149)
第三节 招隐诗	(155)
第四节 寄托之作	(160)
第七章 陆机的赋	(161)
第一节 《文赋》的撰作年代考辨	(161)
第二节 《文赋》产生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164)
第三节 《文赋》的评价问题	(177)
第四节 抒情小赋	(182)
附录 陆机研究论文目录	(188)
主要参考文献	(194)
后记	(197)

绪 论

陆机是西晋时期的重要作家，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历代对其人品和作品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之者推崇备至，誉为天才；贬之者极力诋毁，不屑一顾。因陆机为“二十四友”之一，后世对其人品多有指责，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陆机倾仄于贾、郭”为“文士之疵”。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责他“犯顺履险”。而唐太宗对陆机的悲剧性一生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和惋惜，给予了较客观的评价。

关于陆机的文学成就，在其名显当世的同时，褒扬声中就有讥刺之音。但一般来看，自晋至隋，大多持赞扬的态度；自宋代以来，批评的意见似乎多于褒扬。如《晋书·陆机传》载：“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①葛洪曾说：“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飘逸，亦一代之绝乎！”^②陆机的弟弟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而欧阳建对陆机却颇有微词，认为他的文章不及张华和“两潘”，并说：“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③南朝的批评家刘勰对陆机虽有指责，却认为瑕不掩瑜。钟嵘《诗品》则把陆机列入上品，称为“太康之英”。东晋以来，则有扬潘抑陆的倾向。到了隋代，王通对陆机却赞扬有加，称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④。唐太宗则高度评价陆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⑤。到了宋代，

①（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480页。

② 同上书，第1481页。以下未注编者的皆指唐修《晋书》。

③ 《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抱朴子》佚文载。

④ 《中说·事君篇》。

⑤（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487页。

贬抑陆机的言论逐渐增多,严羽《沧浪诗话》即云:“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清代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直到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陆机的评价都不算很高。对陆机及其创作褒贬不一的评论,值得深入研究。

20世纪关于陆机研究的论文200篇左右,21世纪以来,研究陆机的论文近300篇,其中探讨《文赋》的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陆机的关注就集中在《文赋》上。自1980年至今,随着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以及对文学本质及其规律的深入探讨,陆机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一节 陆机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概况

20世纪陆机诗歌收集整理的专著始自50年代,1958年,郝立权《陆士衡诗注》四卷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在《文选》李善注之外另加补注,是陆机诗唯一的全注本。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全书分为十卷,书后有《陆机集补遗》三卷,附录有陆机的专著《晋纪》《洛阳记》《要览》、陆机传记资料及陆机集序跋,是较为完备的集子。2007年,刘运好校注的《陆士衡文集校注》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陆机诗歌评价不高,影响到对陆机及其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60年代之前,有关陆机的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修年谱上。编制年谱是深入研究一个文学家的基础。第一个为陆机修订年谱的是李泽仁,他著有《陆士衡史》,附《陆士衡年谱》(《南友书塾季报》第五期,1926年3月版)。此后陆机年谱已不下四种,即何融《潘陆年谱》(《知用丛刊》第二集),朱东润《陆机年表》(《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30年4月版),以及姜亮夫《陆平原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前三种谱较为简略。姜亮夫谱较完备地考订了陆机的生平事迹,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然而,也难免有考证疏略之处。例如,姜亮夫谱认为陆机两为著作郎,沈玉成就曾著文辨正。^①

陆机研究的疑点在其生平仕宦经历上也存在分歧,其籍贯作“吴郡”

^① 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还是“吴郡华亭”，各家《晋书》及史料记载颇有出入。后出有关陆机的评传类介绍多作“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有的学者提出，三国和晋代并无华亭县之名。^① 笔者据多种文献记载情况考察，赞同“吴郡华亭”说。关于陆机的入洛时间、归吴勤学、仕晋经历等记载，史传中也有矛盾疏漏之处，只有对照“二陆”文集和众家晋史，才能考其本源。例如姜亮夫《年谱》、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大部分评传等都据《晋书》，定陆机为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但这一说法同“二陆”的赠答诗等作品有抵牾之处。1930年，朱东润《陆机年表》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80年代以来，学者们相继著文响应朱说，如陈庄《陆机生平三考》（《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傅刚《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蒋方《陆机、陆云仕晋宦迹考》（《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蒋方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对《晋书》中的记载质疑，在陆机生平考证方面，此文意义重大。通过研究陆机本人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信息，顾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对陆机入洛前后的三件事进行了考辨（《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对陆机思想及其人格评价多集中在他曾为“二十四友”之一这个热门话题上。《晋书》本传说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因此，后人对他褒贬不一。例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肯定了陆机诗歌的成就，但将陆机与潘岳同称为“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徐公持先生《陆机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对陆机人格的评价较为公允，他认为陆机尽管身列“二十四友”，竞进欲望可与潘岳相比拟，但在知耻上稍强于潘，陆机同刘琨的为国捐躯相比，未免人格缺乏光彩。笔者认为，论及陆机的思想及其人格，应尽量对陆机及其相关人物进行全面观照，结合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生平、创作来考察，才能还其本来面目。

陆机创作研究中，诗歌是研究的重点，内容既包括文本考证，又包括艺术分析。但这一领域引起关注的程度远逊于《文赋》，最近30年才有学者涉足其中。文本考证方面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的篇名问题。因为各家刻本题名各异，导致题名中“顾、全、令”问题纠缠不清。姜亮

① 曹道衡：《陆机籍贯问题》，《艺文志》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夫《年谱》推论“全彦先”为全琮后人，曹道衡《试论陆机陆云的〈为顾彦先赠妇〉》（《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认为题目中的主名系拟托。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及李之亮《〈文选〉陆机诗笺识》（《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都讨论了这一问题。另外，关于二陆“赠答诗”的作年，郝立权、沈玉成都有详细的考证。陆机《赴洛》二首和《赴洛道中作》二首的系年问题，陈庄《陆机生平三考》、蒋方《陆机、陆云仕晋宦迹考》均从诗歌思想内容出发，纠正了系年上的偏差，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很有价值的。关于陆机作品的单篇赏析，80年代以来出现了王英志《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诗例一则——简析〈招隐诗〉》（《名作欣赏》1985年第3期）、金涛声《情真辞切，华美动人——说陆机〈赴洛道中作〉》（《语文园地》1985年第5期）等。陆机所作《演连珠》50首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沈海燕的《连珠体试论》（《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对陆机《演连珠》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陈启智《陆机〈演连珠〉的语言美》（《渤海学刊》1985年第2期）、詹杭伦《陆机〈演连珠〉中美学观点试探》（《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都注意到了其中蕴含的艺术美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关于陆机不同时期的作品，顾农《陆机还乡及其相关作品》做过详细考证（《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随着陆机研究的深入开展，作类型探讨及全面总结的论文也纷纷涌现，例如：毛庆《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中州学刊》1987年第1期），刘昆庸《论陆机〈拟古诗〉》（《福建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胡大雷《陆机心态与行旅诗的独特性》（《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傅刚《论陆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徐公持《陆机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等。孙明君《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指出：“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观点颇为深刻犀利。

在陆机诗歌研究中，拟古诗是重中之重。毛庆认为，陆机的拟古诗是在追求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刘昆庸则通过与古诗的比较，提出“对警句的追求和通感手法的运用，更表现出陆机对文学美的自觉，但一些拟诗对

意象和语言的符号化处理,导致了诗歌感性特征的消失,而沦为单纯的模仿和抄袭”。檀晶在《袭古而弥新——陆机“拟古诗”新探》一文中指出,陆机的拟古诗,是对自己提出的“袭古而弥新”理论之具体实践,对六朝乃至后代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马建华还考察了陆机拟古诗的创作时间(《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关于陆机的挽歌诗、乐府诗及拟乐府诗,前人已有探讨,如傅刚《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卢苇菁《魏晋文人与挽歌》(《复旦学报》1988年第5期)、刘昆庸《论陆机〈拟古诗〉》[《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刘则鸣《从陆机〈拟乐府〉看其“呈才”的诗学观》(《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等。但系统性、全面性稍嫌不足。

对于陆机研究的整体性观照,只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反思和展望,提出应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整体研究。例如,刘志伟《陆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2007年8月,李晓风的《陆机论》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了陆机生活的时代,陆机的生平与人格,在洛的交游,陆机的思想、创作、《文赋》等内容。

第二节 《文赋》研究概况

早年的《文赋》研究,多侧重于文本解读。关于注解之作自《德言月刊》第一期发表了唐大圆的《文赋注》之后,接连有20余篇(部)研究《文赋》的论文(著)出现:许文雨注《陆机文赋》(见《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37年版),李全佳注《陆机〈文赋〉义证》(上、下)(《中山学报》1944年第2卷第2—3期),程千帆注《文赋》(见《文论要诠》,开明书店1948年版)。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文赋》的译注仍是研究的热点,如陶希圣《作文的文法——陆士衡文赋解说》(台北市全民出版社1957年版),周振甫《陆机〈文赋〉试译》(《新闻业务》1961年第3期);刘禹昌《陆机〈文赋〉译注》(《长春》1962年第1—2期)。王纯庵《〈文赋〉初探》(《辽宁第一师院学报》1978年第2期),蓝天《〈文赋〉译注》(《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顾启、姜光斗《〈文赋〉今译》(《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梁溪生《〈文赋〉今译》(《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赋》的普及性译注本,如张怀瑾的《〈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周伟民的《〈文赋〉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张少康的《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注释较为全面,全书内容有校勘、集注、释义三部分,校勘部分以宋淳熙贵池尤袤刻本《文选》为底本,参校以《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及各本《文选》。集注部分重在收集历代各家注释,释义部分则对每一段主旨作扼要分析。书后附有“历代各家对《文赋》的总评”及1980年以前“《文赋》研究论文目录”,是《文赋》注释解读的重要参考书。

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是《文赋》研究中探讨较多的论题,集中起来有以下三种主要的说法。

(1) 作于20岁说。主要依据杜甫《醉歌行》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持此说法的学者有姜亮夫等。姜亮夫《陆平原年谱》说《文赋》“精思博辨,自非入洛后世务纷絮,情思不愉时所能为”,而“机少小能文,最为世称,甫诗谨严,必非虚构”。所以他将《文赋》系于太康元年(280),时陆机20岁。万曼《读〈文赋〉札记》(《光明日报》1962年9月2日)及张文勋《关于〈文赋〉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均从不同角度作出推论,赞同二十岁说。

(2) 作于29岁之后说。据《文选》李注征引臧荣绪《晋书》:“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机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夏承焘《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文艺报》1962年第7期)一文提出,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均言《文赋》作于入洛之后,即太康十年(289)陆机二十九岁时。认为杜甫所言非史家记载,不足为据。

(3) 作于40岁前后说。主此说者颇多,而以逯钦立首倡。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学原》1948年第2卷第1期)据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八书断定《文赋》作于永宁二年(302)六月前不久,陆侃如考作于永康元年(300)。毛庆《〈文赋〉创作年代考辨》(《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据陆机作品用语情况加以订补,认为《文赋》当作于永宁二年或太安二年(303)。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从玄学思想对

陆机的影响判断,《文赋》当写成于永康元年(300)或稍后不久。但有的学者认为,陆机后期仕历动荡不安,《文赋》作于四十之后的说法没有充足的根据。所以,张少康在《陆机》(《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尽管倾向于《文赋》作于入洛前夕,却苦于缺少确凿的证据,故提出“存疑”的说法。笔者通过陆机入洛时间的考证及其诗文中反映的线索,认为《文赋》当作于陆机四十岁左右。

探讨《文赋》中的文学思想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80年代之后研究视角转向多元化阶段。较早进行全面理论研究的论文有琼《陆机〈文赋〉论“创作的准备”》及论“运思”、论“辨体”的三篇文章。1973年,台大张亨教授写了《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外文学》)一文,用诠释学的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了陆机《文赋》关于文学创作的文本内蕴及其理论价值。论及创作学的还有蔡钟翔《〈文赋〉是怎样探索创作规律的》(《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王新华《陆机文赋所触及的写作问题》(《中国语文》),论美学如张少康《应、和、悲、雅、艳——陆机〈文赋〉美学思想琐议》(《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其他还有论灵感、文体学及文艺心理学等论题,更趋细致。

关于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也是历来争议较大的问题。李善注“绮靡”为“精妙之言”,谢榛则言“绮靡重六朝之弊”,沈德潜认为陆机“先失诗人之旨”,纪昀、朱彝尊等也有微词。对于“绮靡”一词的解释,影响着对《文赋》本义的理解。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主张分而言之:“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学术世界》1935年9月第1卷第4期)。有人主张统言之:“犹言侈丽、浮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一文指出,陆机“缘情”之“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绝不是“风情”“闲情”“色情”的情。文中对“绮靡”一词的用例进行考察,认为《文选·文赋》李善注所云“精妙之言”才是正确的见解。“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绮靡”之意的解释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笔者认为,此说切合陆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令人信服。牟世金先生也撰文呼应此说。指出所谓“缘情绮靡”,不过是要求用美好的艺术形式来抒发感情(《〈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文史哲》1980年第1期)。

与“缘情绮靡”说相关的另一论题是对“诗缘情”与“诗言志”的讨论。

朱自清先生将“缘情”与“言志”看作不同的范畴。其《诗言志辨》称,“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是言志以外的一个新标目。他认为“言志”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也响应这种观点。裴斐《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提出言志论与缘情论并非对立,而是相通的。“大率而言,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詹福瑞《“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详加考辨,提出:“‘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则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另外,关于《文赋》是否归属形式主义的讨论自1959年就开始了。景印(李嘉言)《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9年9月13日)提出陆机是六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开先人之后,陆机是否为形式主义理论的创始者,就成了讨论的热点。郭绍虞、吴调公、陆侃如等纷纷撰文参与讨论。直至80年代,许多学者著文明确指出,对陆机《文赋》所谓“形式主义”的指责有失偏颇。牟世金指出:“《文赋》注意到从如何表达内容出发来论创作,抵制了过分追求辞采藻饰的形式主义倾向。”(《〈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文史哲》1980年第1期)张少康、毛庆、徐中玉等纷纷撰文,肯定陆机对六朝文艺形式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文赋》“形式主义”问题的辩论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一度出现偏颇,80年代以来,通过对魏晋时期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及《文赋》内容的具体分析,逐渐做到了正本清源。其他如对刘勰评《文赋》“巧而碎乱”问题的认识,也逐步客观化和准确化。学者们在最近20年的理论挖掘过程中,还注意到《文赋》在文论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结合《典论·论文》及《文心雕龙》来考察《文赋》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具备了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这都为《文赋》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陆机的辞赋,在西晋文坛负有盛名,陆机的

抒情小赋也颇多成功之作，本文结合《文赋》中的创作理论进行全面考察。

有关陆机研究的成果，从单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大陆以外的地区明显逊色，只有 20 篇左右。但有关陆机研究的专著，以台湾地区和日本出现较早。1967 年台湾政大中研所康荣吉撰写了博士论文《陆机及其诗》，（1969 年由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1972 年，辅仁大学中研所丁嫔娜撰写了硕士论文《陆机研究》。1973 年，日本学者兴膳宏的《潘岳陆机》一书由台北三人行出版社出版。1976 年，日本学者藤秋正还自印了《陆机诗索引》。

前辈学者及时贤的辛勤耕耘，已使陆机研究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大陆至今关于陆机研究专著尚不多见，这与陆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同时也应看到，陆机研究仍有开拓的余地。例如，陆机曾一度被视为形式主义者而遭到贬低。近年来，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也存在着忽视文本、以论代史的弊端。研究陆机的文学创作是深入研究其文学理论的重要途径，所以，本书力求全面考察陆机的文学作品，系统地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对陆机进行家世生平考辨及思想分析之后，即以专题的形式分类论述，通过陆机创作实践分析其文论思想，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陆机其人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研究。

第一章

陆机的家世与生平

第一节 显赫的家世

钱穆先生曾云：“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维护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有发展。”这确为史家灼见。^① 陈寅恪先生亦有高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② 因此，研究魏晋文学必须详知其家世，综合其家风和家学特征来考察。陆机出身于江东大族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江东世族崛起较早。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吴郡与会稽郡，顾、陆、朱、张与虞、魏、孔、贺，东汉时已是被公认的地方豪族大姓与文化家族，如会稽虞氏自零陵太守虞光至孙翻五世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学；会稽魏朗是有名的党人名士，被列为“八俊”之一。^③ 吴郡陆氏“世江东大族”，吴郡陆氏的上代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十“陆”姓条：“齐宣王田氏之后，宣王封少子通于平原陆乡，因氏焉。汉太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居吴郡吴县，陆贾裔孙吴丞相逊，生丞相抗。抗生晏、景、机、云、耽，逊弟吴选曹尚书（按逊弟名瑁，此脱）生英，英生晔、玩，玩元孙惠晓、惠彻，自玩至惠晓父子历晋宋五代侍中。”^④ 此言吴郡陆氏

①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页。

③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引《虞翻别传》所载《上〈易注〉奏》，《晋书·贺循传》《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裴注引虞翻《晋书》，《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④ 林宝：《元和姓纂》卷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07页。

出自西汉陆贾，然《新唐书》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云：“陆氏出自妣姓，田完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字季达，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氏焉，通谥曰元侯，生恭侯发，为齐上大夫。发二子万、皋。皋生邕，邕生汉太中大夫贾。万生烈，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人。”此言吴郡陆氏出自陆万一支，而非陆贾之后。陆氏入吴郡最早者可推陆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烈长于陆贾一辈，据此推断，约在西汉初年，陆氏始定居于吴地。

至东汉时期，吴郡陆氏已成为世家大族。《后汉书》中为吴郡陆氏家族立传者已有两人，一为陆续，一为陆康。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世为族姓。陆续生活在光武、明帝年间，据此推知东汉初年陆氏已是江东世族。汉献帝时，陆氏仅寄居庐江一带的就有“宗族百余人”^①可以想见，东汉末年，陆氏已是人口众多的大家族。

陆康，陆续孙。“康少仕郡，以义烈称，刺史臧旻举为茂才，除高成令。”陆康为政颇有美誉，“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所在称之”他任庐江太守时，以武功屡受嘉许，加忠义将军。“……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②陆氏忠义善武的气概可谓渊源有自。孙吴时期，陆逊陆抗父子继掌要职，功勋显赫，将吴郡陆氏英勇善战之风发挥到极致。陆机、陆云兄弟继父辈余风，“分领抗兵”，吴亡入洛后，又被成都王司马颖委以军事重任，吴郡陆氏的武功可谓累世显名。

陆氏不仅武功卓著，家学亦是一脉相承。这从陆康上疏汉灵帝亦可窥其一斑。“汉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而水旱伤稼，百姓贫苦。”陆康上疏，言辞恳切，引经据典，非学识广博不能道之。其上疏谏曰：

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一《陆康传》。

② 同上。

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①

一篇短短疏文，援引《周易》《春秋公羊传》《左传》《孟子》等数种典籍，可见陆康对上古典籍及典章制度烂熟于心。立论引经据典，是汉儒的一贯作风，对“彻”的理解，从字义引申解释，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体例相同。全文力倡简约，可能与陆康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有关，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便将陆康收入了《明经文学列传》，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不容忽视。

陆绩，陆康之子。以经学著称。《三国志·陆绩传》称他“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陆绩六岁有“怀橘遗母”之誉。虽有武功，而不尚武，年少时即有修文德以定天下之志。“幼敦诗、书，长玩礼、易”，“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陆绩是一位经学大师。章炳麟《陆机赞》称“机之族始于陆绩，说《易》明《玄》，为经术大师。绩女郁生十三丧夫，誓死不践二庭，其国风家仪可知也”。可惜陆绩英年早逝，仅32岁就因病去世了。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俨然陆氏宗长，显示其组织领导才能。陆逊父祖皆有令名，《三国志》注引《陆氏世颂》曰：“逊祖纡，字叔盘，敏淑有思学，守城门校尉。父骏，字季才，淳懿信厚，为邦族所怀，官至九江都尉。”世家大族文治武略的熏陶，使陆逊成长为文武双全的超世之才，深受孙权器重，“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陆逊攻城略地，战无不克，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一《陆康传》。